



WE ARE HOME AT GILLETTE

Ferdinando Frega — Nando the Scribe

我們的家在 GILLETTE

THE FAMILY · 06

一具義大利的身體，帶著它曾經的一切，即將與一個美國的頭腦重聚，帶著它所做的一切——就在從Gillette母親那裡學來的沉默之中，在她獨特的教誨之中。

我懂得尊重等待。從不著急。我學到的一課是：一切都會來到懂得等待的人身邊——不急迫，更重要的是，不期待。

做一個什麼都不要的人，向來是一個未知數。買不動的人，會讓人手裡的權力落空。但不經允許就拿——那是我的教誨。就像世界上每個女人天生習慣的那樣。

有一天，我們在同一個浴室、同一個鐘點、同一個時刻——我父親和我，在刮鬍子。我們倆在同一時間有同一個會，而規矩從來只有一條：提前到，絕不準時到。

他停了一下，觀察我刮鬍的儀式，注意到一件讓他吃驚的事。第一刀在臉上從下往上，逆著鬍子長的方向。第二刀刮中間。只有最後一刀才從上往下。他笑著問我是誰教的。

我仔細地看著他。他從不無緣無故開口。我得破解他真正的意圖。但答案只有一個：是跟你學的——從5歲起，每天早上我都看著你刮鬍子。就算他發燒40度病著，他也會起床，刮好鬍子，再回去躺下。

我注意到的是，最後一刀他從不逆刮。因為他常說，粗糙的那部分是一個男人的身份——太光滑了，你就變成女人了。

2030年5月的那個傍晚，我走在我的波士頓的街道上。回憶不斷浮現。幾滴眼淚給我的一生、給那整段旅程鑲上了畫框。

我只是身體上孤單。但在心裡，我被包圍著——被每一個曾經給過我一句話、一個玩笑、一段經歷、一個故事、填滿了我記憶的人包圍著。我從小就學會了永遠不要忘記細節。因為它們是每一場嚴肅談話的基礎。向來如此。

是時候算帳了。而算帳總是在樓梯上打完一局撲克之後、回家之前——絕不在之前。

GILLETTENARRATIVE先是出現在雷達上。然後被置於監視之下。然後被檢查、被核實。只有在那之後，它才成為它生來要成為的東西：一個故事。

所有人總是問同一個問題：我怎麼能只要1美元就把一切都送出去——又怎麼能只靠每月70美元就把這一切建起來。

答案藏在一幅畫面裡。

我在小木屋裡，在爐火前。隔著河，我望著波士頓的Prudential Center大樓——在我母親接待我的那些年裡，那裡是她的家。我總是有同一個念頭。

我本可以享受住在摩天大樓裡是什麼感覺。但我可以自由地待在我所在的地方——只因為一個理由：我是自由的。

抄寫員Nando。一個你想不到會存在的人。然而，他是真實的。你永遠會在他做過的事裡找到他——絕不在他說過的話裡。

Ferdinando